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七回 奸人際會風雲

卻說海瑞收了海安、海雄二人，會同諸友，渡過重洋，望著雷州進發，並去探望岳母張夫人並張國璧。數載重逢，訴不盡契闊的話。張夫人備了一席豐盛酒筵，一則與女婿接風，二則與女婿潤筆，席中備極親情。夫人道：「姑爺，我看你這回面上光彩，今科必定高中的。」海瑞道：「叨藉岳母福庇，倘若僥倖博得一榜歸來，亦稍酬令媛一番酸楚矣。」夫人道：「小女三從不諳，四德未聞，幸配君子，正如簫鼓得倚玉樹，何幸如之！」海瑞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小婿家徒四壁，令媛自到寒門，躬操井臼，備嘗艱苦，小婿甚屬過意不去。倘叨福庇，此去若得榜上有名，方不負她呢！」二人席上敘說衷腸，是夜盡歡而散，就在張家下榻。次日，國璧又來相請過去。酒至半酣，國璧笑道：「我老矣，恐不復見妹丈飛騰雲霄也。」海瑞慰之曰：「尊舅不必過慮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又豈人所能逆料？」相與痛飲。次日張夫人送了十兩程儀，復招往作餞。國璧亦有盤費相贈。海瑞告別，即與諸友起身，望著高州進發而去。

舟車並用，不止一日，已抵羊城，覓寓住下。考遺才，卻幸高列，在寓所靜候主考到來。是年乃是江南胡瑛為正主考，江西彭竹眉是副主考，二人都是兩榜出身，大有名望的。這胡瑛現任太常寺卿，帝甚重其為人，故特放此考差。彭竹眉原是部屬，亦為帝所素知。二人銜了恩命，即日就道。八月初二日，已抵省垣，有司迎入公署。至初六日，一同監臨提調各官入闈。

初八日，海瑞與諸友點名進院。三篇文藝，珠玉琳瑯，二場經論，三場對策，無不切中時弊，大為房師歎賞，故得首薦。至揭曉日，海瑞名字列於榜上第二十五名。此時報錄的紛紛來報，喜煞了海安、海雄二人。那些同來的朋友，沒一個中的。是年庚午科，瓊屬就是中了海瑞一人，諸友皆來稱賀。到了會宴之日，海瑞隨同諸年友詣巡撫衙門，簪花謝聖，好不鬧熱。

過了幾日，海瑞就要回家。或止之曰：「兄不日就要領咨入京會試。今又遠返，豈不是耽延時日？不若莫歸，打發家人回府報喜就是。」海瑞道：「不然，古人云：『富貴不還鄉，如衣繡夜行。』今我雖不是甚的身榮，然既僥倖得中。必要親自謁墓，少展孝意。況拙荊在家切望，豈可因往返之勞，致父母之墓不謁？拙荊倚門，不能睹丈夫新貴之榮顏耶？我決不忍為此。」聞者無不敬服。海瑞拜謝過了房師，並會過諸同年，即與諸友同伴回瓊，一路上好不歡喜，所喜得有以報命於岳母並張國璧也。

非止一日，來到雷州。海瑞便要到岳家去拜謁，恐諸友因此耽擱，便令海安持書隨諸友回家報知。自與海雄來到張府拜謁岳母。夫人看見女婿得中，喜得手舞足蹈，自不必說。即命家人備酒稱賀。海瑞道：「還有舅兄處，亦要走走。」夫人聽了，歎口氣道：「國璧前月死了，至今停喪在家，猶未出殯。」

海瑞聽了，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「惜哉舅兄！痛哉舅兄！」連酒都不吃，直望著張府而來，直至靈前，哭倒在地。

原來張公無子，只有嫡姪張遂承嗣。此際海瑞哭了又哭，直至張遂來勸，再三慰止。海瑞道：「始以赴場之日，與公敘話，斯時尊大人即懼會死；我猶以正理慰之，不虞今日果死矣！」

回憶昔日之言，真乃今日之讖也。不料轉瞬之間即成隔世之悲，不見故人，徒增雙淚。」說罷又哭，乃取筆墨親題一律以唁之。

張遂看了，不禁泣下。少頃，張夫人著人來請回去飲酒，就請張元來相陪。海瑞心切國璧，是日酒席之間，不能盡歡。

次日，海瑞即欲回瓊。張夫人道：「賢婿路上勞頓，昨又過舍姪那邊，哀毀太過，暫且息兩天，然後回去不遲，老身還有話說。」海瑞道：「小婿住便住下，只是夫人有話，即請見教。」夫人道：「今喜賢婿高中鄉魁，即當赴試春闈。但此去經年累月，小女無人照拂。老身意欲接了小女回來住著，待等賢婿高中，再做道理。一則賢婿心無內顧之憂，二者小女亦有老身照管，你道好麼？」海瑞自思：「果是自己去了，家中無管理之人。夫人此話，誠為愛我者也。」遂拜謝道：「小婿屢承岳母提挈，今幸僥倖，怎奈又以妻子帶累府上，小婿於心何安？」

夫人道：「自家兒女，說什麼帶累二字？」海瑞再三稱謝，住了兩天，便拜辭而去。

不一日，已到家門。張氏聽得丈夫回來，喜不可言，即時相迎。入到中堂，先與丈夫相賀，然後對拜了四拜。海瑞又對著張氏拜了兩拜，道：「僕若不得夫人內助，何能用心讀書，致有今日？」張氏道：「操持井臼，乃是妾身本分，老爺何必如此說話，折煞妾身也。」海雄也上來參見了，海瑞便將他二人之事，對張氏說知。張氏道：「改邪歸正，便是好人，可嘉可尚。」安、雄二人謝了。隨有各戚友牽羊擔酒，臨門稱賀。

海瑞足足忙了三四日，方才清淨了些。隨將岳母之意，對妻子說知。張氏自無不允的。夫妻二人，把家中各項托與親鄰看守，一同來到張家。母女相逢，喜不必說。更可喜者，張氏昔日之同伴姊妹，相別數載，今一旦歸來，人人都稱她做奶奶，其樂可知。

過了兩日，夫人便將銀子一百兩相助海瑞上京使用，即便催促起程。海瑞收拾了行李，帶領海安、海雄，一路望著省城而來，一路念著夫人恩惠不置。

到了省城，已是十一月時候。海瑞急便即時具呈到藩司處，領那進京水腳。誰知藩司衙門自有陋規，凡是新舊科舉子領取進京會試路費，必要在庫科內用些銀子，方才得快。若是沒有陋規，他們便故意延擱。海瑞那得有銀子與他們使用？所以一直候了十餘日，還不見有牌懸出，不禁焦躁。若是銀子，倒也罷了。惟是咨文十分緊要，若是沒有了，便不能前去會試的。

時已十二月初旬，海瑞心中好生著急，又不肯使陋規，無奈候著那藩司出府，攔輿喊稟。那藩司得知書吏舞弊，方將銀子發給出來，咨文申送到巡撫處，即將舞弊書吏責革不提。海瑞急急到巡撫處，領了咨文路票，立即備船。此時所有會試的都已去了，欲要自僱一隻，又因盤費有限，無奈只得搭了江西的茶葉船前去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那嚴嵩，自從得了這五十兩銀子，即時改業，晝夜苦攻詩書，以圖進取。未幾，聞得朱某某果然登了大寶，改元嘉靖，不覺驚喜欲狂，自負道：「嵩自此只憂富貴不憂貧矣！」是年，學院按臨，即便進了學。他本來有點小聰明，這一回連捷就中了舉。此時一舉成名，就有許多朋友資助，竟公然請咨上京。他原籍江西，進京又是捷徑，不一月，已到皇都。到了三月初九日頭場，嚴嵩在場內分外精神，三藝俱完。二三場經策，越發得意。

誰知嘉靖自登極以來，心念嚴嵩不置，但是無由可召至。

忽閱各省鄉榜，看見嚴嵩名字在上，乃喜曰：「此人今已入覲。」

我在豫章時，稔悉此人才學，今已得薦，倘此人若進士點狀元，朕有賴矣！」時張斌在側，親自聽聞記之。次日欽點大總裁，帝以目視張斌，即放張斌為大總裁。斌乃吏部侍郎，亦是江西人，以會帝意，故自一到點名之時，默囑點名官，暗記字號，並知會房師簾官，要首薦嚴嵩的卷子。及揭曉時，嵩高高中在第九名進士。殿試傳臚，亦列高等。到臨軒對策，帝大喜悅，欽賜狀元及第，即用為翰林修撰，兼掌國子監，一時寵幸無比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又說海瑞一則誤了日期，二則搭的卻是貨船，從長江而走，比及到得京城，已是四月。眼看不得進場，住在那張老兒的豆腐店中，即欲回家。海安、海雄齊道：「老爺千里萬里，經了多少跋涉，方才來到京都。雖則未得入場，今日空回，豈不費了一腔心血麼？不如且在這裡老兒店中住下，再宿一科，亦不致抱恨呢！」海瑞道：「雖然住在這裡宿科是極好的事，但家中盼望，卻怎好？」海安道：「不妨。奶奶如今在老夫人府中，如今有老夫人料理，即使十載不回，亦不用掛心的。況且同年李純陽老爺新點了翰林，也要在京候了散館，方才回去。在省時，與老爺最稱相知的，即有什麼薪水不敷，亦可望他資助，決然不吝的。」海瑞聽了，自思二人之言也自有理，便道：「如此且宿一科，修書回家報知，使他們免得掛念才好。」遂立時修了書信，就挽了傳驛遞回粵東，轉寄瓊南。從此海瑞便在京宿科，就在張老兒豆腐店中住下。

再說那張老兒本是南京人，只因少年時到了京都來，娶了一房妻子仇氏。這仇氏自嫁到張老兒手上，並未生男，數載之間，產下一女。卻也古怪，不知怎的，當那仇氏生產女兒之夕，只聞天上音樂嘹亮。比及分娩之時，只見異香滿室。生下地來，卻是帶著一個紫色包。加以剖開時，卻是一女。因見此異，張老兒知此女日後必貴，即也歡喜，全不以生女為恨。及至七八歲，便生得如花似玉。仇氏略知詩書，恰好這女兒又喜的是文字，不去游嬉，卻要母親教她識字。自己取了個名兒，喚做元春。正是：只因生相多奇異，致有椒房寵信恩。

畢竟那元春後來如何大貴之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